

# 现代性: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学建构的起点

叶方兴

(河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南京 210098)

**摘要:**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学的建构需要我们从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视角把握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寻求确定的研究起点。现代性是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学学科建构的逻辑和历史起点;一方面,由现代性催生的现代社会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学产生的社会场域,为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学的研究提供了前提性的准备;另一方面,现代性提出了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学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现代性不仅是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学学科问题意识萌生的源泉,也是学科构建、理论运思的起点。

**关键词:**现代性;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学;学科;起点

**中图分类号:**D26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4970(2013)02-0054-03

## 一、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学起点的背景

近年来,随着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逐步深入以及学科视域的逐步拓展,旨在探索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学应运而生,形成了一批卓有成效的研究成果<sup>[1-2]</sup>。这一尝试既是对现代思想政治教育认识的深化,也是对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学之间逻辑关系的深刻把握。一般地说,任何时代的思想政治教育总是在一定社会中的思想政治教育,社会是其依存的“母体”。思想政治教育源于社会需求,又服务于社会成员。脱离了社会,思想政治教育无异于无水之源、无根之木。从学科关联性的角度看,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学之间在研究主题、调整对象以及研究方法上的内在关联性,使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学的成立成为可能<sup>[3]</sup>。

但是,直到近年来,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学才逐渐地显现出自觉的学科意识<sup>[4]</sup>,关于学科建构的任务也仍旧处于探索、起步阶段。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学在学科建构中亟待解决的基本问题,如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学构建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学的知识体系设计(本体论);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方法论);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学研究要依赖的环境系统(环境论)等,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系统地研究。然而,要完满地厘清这些

基础性的学科构建问题,还需要为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学确立一个确定的研究起点。

一门学科必须拥有确定的研究起点,才能为学科研究提供稳固的理论基础。这一起点至少要满足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它不仅是学科得以延展、拓深的逻辑起点,也是学科研究主题生成的历史起点。实际上,“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进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sup>[5]</sup>。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学以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为研究对象,其研究起点的确立需要我们从发生学的角度去考察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关系的形成,实现逻辑与历史的一致性。

由于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学基础研究的薄弱,至今未有研究成果充分地论证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学的研究起点。笔者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学是现代才逐渐出现的学科,它所关涉的核心问题(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是现代社会中社会领域出现之后才呈现的问题,只有将研究视域定位于现代社会,通过对现代社会萌生之后出现的社会结构变化、价值观念的嬗变及其对思想政治教育产生影响的揭示,才可能深刻地把握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这一判断使我们将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学的起点落脚于催生现代社会的现代性。

收稿日期:2012-08-20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0YJA710055)

作者简介:叶方兴(1986—),男,安徽舒城人,博士研究生,从事政治社会学和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学研究。

## 二、现代社会诞生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场域转换

学界共识,现代性与现代社会之间的关系是复杂而深远的。现代性既是现代社会的根本特质,也是催生现代社会的内在肇因。一方面,现代性区别于传统社会,是表征西方进入现代社会以来的社会特质。按照吉登斯的说法,“现代性是指大约从17世纪的欧洲起源,而后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影响的一种社会生活或组织的模式。”<sup>[6]</sup>这种“社会生活或组织的模式”涵纳了现代人们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的各个侧面,比如,经济上的工业化、政治上的民主化、社会上的城市化、文化上的世俗化等。另一方面,现代性引发了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近代西方社会经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以及启蒙运动基本确立了以“个人”和“理性”为特征的现代性价值内核,其意义在于,它扭转了近代以前传统社会的价值传统,并塑造了现代西方社会的现代特征,实现了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

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是一个由共同体向社会(滕尼斯)、身份向契约(梅因)、机械团结向有机团结(涂尔干)转变的过程。现代社会较传统社会完成了社会结构上的转型,传统的整体性、同质性社会结构被现代碎裂性、异质性社会结构所取代,“自主独立的个人挣脱传统纽带的束缚,从群本位的社会结构中获得解放”<sup>[7]</sup>。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自由、民主、法治等政治价值的确立,人们的个体意识逐步增强,其政治、经济、文化生活逐步摆脱传统的同质化样态,沿着各自不同的发展路轨,使现代社会呈现出分化性和异质性。这样,经由自主、自由个体所塑造的独立的社会领域便破茧而出。西方公民社会的发育路径也已表明,正是经现代性的催生,个人从社会结构中摆脱出来才逐步地演化出公民社会。

与之不同的是,传统社会的突出特征是整体性、同质性,并不存在独立的社会领域。在神学一统的中世纪,世俗生活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获得与宗教生活的一致。此时,各种权力、社会力量都依附于教权,世俗化的社会领域窒息于神学的笼罩之中。传统社会的个人深嵌于社会结构之中,由自由个人形成的社会领域被吞没于政治国家当中。这种群本位、同质化的社会结果在传统中国也有着较为明显的体现。传统中国社会结构的特征是家国同构,家是国的缩影,国就是放大的家,皇权与父权同质,皇权就是父权的放大。在封建专制的等级制度下,个人都被严格地镶嵌于特定的社会位置之上,依据自身所处的等级地位,承担着相应的伦理义务。“中国传统社会里的一个人为了自己可以牺牲家,为了

家可以牺牲党,为了党可以牺牲国,为了国可以牺牲天下。”<sup>[8]</sup>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农业文明并没有形塑具有自由、独立、竞争意识的社会成员,相反,在以政治统治为轴心的大一统的封建社会中,个人的社会活动范围和社会参与能力都是极其有限的,并不存在自主的个人和独立的社会。

现代性将个人从传统社会中解放出来,无疑打开了社会发育的“魔盒”,正是个人完全地从传统社会中摆脱出来,才逐步地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社会领域。在滕尼斯看来,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就是共同体向社会转变的过程,“共同体”是古老的、传统的,而“社会”则是新兴的、现代的。社会区别于共同体,“共同体”是自然形成的、整体本位的,而“社会”是非自然的即有目的人的联合,是个人本位的。<sup>[9]</sup>就社会结构而言,“在大多数古代和中世纪的社会中,像在许多其他前现代社会中一样,个人是通过他或她们的角色来辨识,而且是由这些角色构成的。这些角色把个人束缚在各种社会共同体中,并且只有在这种共同体中和通过这种共同体,那种人所特有的善才可以实现;我是作为这个家庭、这个氏族、这个城邦、这个民族、这个王国的一个成员而面对这个世界的。把我与这一切分离开来,就没有‘我’。”<sup>[10]</sup>现代社会将个人脱离出来,形成以个人主义为价值内核的社会领域,也就是西方的公民社会,即在政府、市场、经济领域之外自愿结社、自由讨论、自主参与的社会领域。

所以,现代社会中的分化型社会结构锻造了独立的社会领域,从而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开展提供了新的场域,为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学的研究提供了前提性的准备。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学旨在揭示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然而,鉴于传统社会并未分化出独立的社会,它并没有为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留下讨论的空间。到了现代社会,社会与思想政治教育之间的关系被提上讨论日程,如何在独立的社会领域中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就成了亟需面对的课题。可见,现代社会是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学孕生的社会土壤,而现代性则是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学学科萌生的内在诱因。

## 三、现代性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境遇

如果说由现代性引发的独立的社会领域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开展提供新的社会场域,进而从社会结构上证成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学的产生,那么,现代性所致的价值层面的后果为现代社会思想政治教育提出新的挑战,从而形成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学研究所要解决的具体问题。

由于传统社会中社会结构的同质性,国家的意识形态以及政治思想意识宣传体现出强烈的一致性。由于个人、社会被国家所吞没,三者 in 思想传播上呈现高度一致性,个人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行为规范完全是由国家塑造的,国家的声音就代表了个人的声音,不存在不一样的呼声。作为政治性思想传播途径的思想政治教育,采用的是自上而下垂直式的方式,表现为“上行下效”、“我说你听”、“我打你通”。这样,它无需解决它与社会之间关系的问题。

然而,在现代社会,现代性对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新的历史任务和研究主题。哈贝马斯说:“现代性的话语,虽自18世纪以来名称一直不断翻新,但却有一个主题,即社会整合力量的衰退、个体化与断裂。简言之,就是片面合理化的日常实践的畸形化,这种畸形化突出了对宗教统一力量的替代物的追求。”<sup>[1]</sup>现代社会分化型的社会结构锻造了多元的、异质性的社会主体,在价值观领域引发了价值思潮的多元化。它对思想政治教育产生的直接影响是,难以在利益分化、思想观念冲突的异质人群中开展以主导性思想观念为内容的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教育的理想目标是要让社会成员接受同一种思想观念、遵从同一种行为规范,力图达致社会成员思想上的高度一致性。传统思想政治教育鉴于社会结构的整体性和同质性,政治思想观念的传播基本上是层层推进的、上下一致的,但在现代社会中,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出现分离,趋向异质,人们的思想观念流向分散、多元,在独立的社会领域中,要实现思想观念的有效整合,需要思想政治教育在现代社会中有效地发挥其社会价值。

其次,由现代性引发的现代社会转型是一场总体性结构转变的过程,它不仅涉及制度、政治、经济生活方式等,而且也体现在价值层面的转型上。深层次地说,现代社会完成了价值上的转型,用舍勒的话,传统向现代的价值转型实质上就是“价值的颠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以及启蒙运动打破了传统的那套价值秩序,确立了一套现代的价值系统。如果说传统社会的价值天平倒向对神圣、权威的尊重和服从的话,那么现代社会彻底地将个人、世俗的生活从原先遮蔽的状态中解蔽出来。现代社会形塑了具有独立个体意识的社会成员,个人成为异质性的现代社会思考的起点。个人的自由、权利意识得以充分地提升,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作为价值主体的个人自由选择的余地也获得空前地增大。实际上,现代性是一个充满内在悖论的矛盾结构,它除了为社会主体提供多样化的价值选择之外,也产生了

亟需克服的价值迷失。“现代性带来日益滋长的经济主义、消费主义、拜金主义、物质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官能主义等,从制度层面削弱了人们的批判超越性,社会理想被视为“乌托邦”,人们忙碌于消费与权钱之间,公共道德被漠视,道德失范现象严重,存在主义的悲剧意识、生存的空虚感、孤独感成为人们精神生活的折射,现代人精神危机和潜在风险日益凸显。”<sup>[12]</sup>伴随着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只有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对人们的思想观念进行有意识、有导向地引导才能帮助人们实现正确、合理的价值选择。这就意味着,思想政治教育需要在新的社会领域中对人们进行思想观念的引导和影响。

正是以现代性为特质的现代社会赋予了思想政治教育崭新的社会意义,提供了敞开性的社会空间,并提出了亟需解决的社会问题,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才被凸现出来。现代性引发了社会结构领域的分化,形成了独立的社会领域,造就了社会成员价值选择的多元化,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开展提出了挑战。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学需要揭示如何在意义的消解、价值的颠覆和日益麦当劳化的社会中,有效地对单向度的人、娱乐至死的大众,进行有效地价值整合和引导。从这一意义上说,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学可以认为是现代性的结果。

#### 参考文献:

- [1] 孙其昂. 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 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3):16-19.
- [2] 孙其昂,叶方兴. 论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学的学科视野[J]. 思想教育研究,2012(5):14-18.
- [3] 叶方兴. 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学的理论基础初探[J].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0(1):73-76.
- [4] 孙其昂. 社会学视野中的思想政治工作[M]. 北京:中国物价出版社,2001:3.
- [5]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3.
- [6] 安东尼·吉登斯. 现代性与自我认同[M]. 赵旭东,方文,译. 北京:三联书店,1998:6.
- [7] 张风阳. 现代性的谱系[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19.
- [8] 费孝通. 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24.
- [9] 斐迪南·滕尼斯. 共同体与社会[M]. 林荣远,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95.
- [10] 麦金泰尔. 德性之后[M]. 龚群,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216-217.
- [11] 哈贝马斯. 现代性的哲学话语[M]. 曹卫东,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279.
- [12] 侯勇,孙其昂. 论精神生活的现代性遭遇与超越之路[J]. 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7):26-32.